

世华文学研创会《研究丛书系列》④



追寻审美的行旅

——忠扬及其作品评说

诸家



新華會



世华文学研创会《研究丛书系列》④



追寻审美的行旅

— 忠扬及其作品评说

诸 家



斯
雅
舍



版权所有

世华文学研创会(新加坡)

《研究丛书系列》④

法律顾问：黄锦西、刘华源

美术顾问：廖宝强

总策划：忠扬

总编辑：风沙雁

书 名：《追寻审美的行旅——忠扬及其作品评说》

著 者：诸家

出 版：新加坡斯雅舍 Si Ya She

地 址：Block22, Ghim Moh Link, #11-206,
Singapore271022

电 话：(65)6343-0461

装帧设计：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承 印：精英文化印务公司

出版日期：2012.10

国际书号 ISBN:978-981-07-2188-6

售价：新币 S 18.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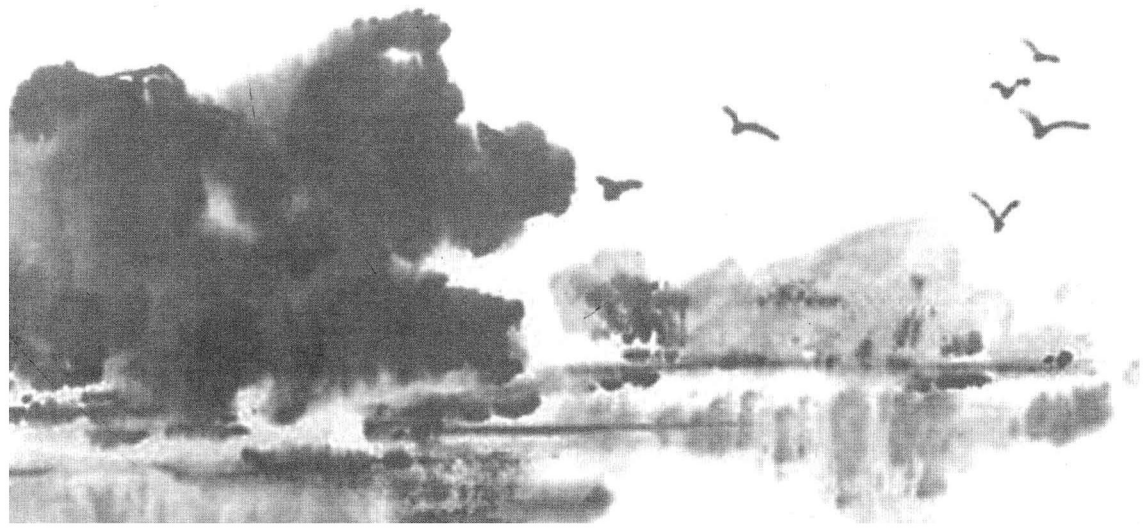
海外 US 16.00

本书获李氏基金赞助部分出版经费

目 录

· 第一辑 迁客天涯 ·

- 3 海内存知己
——记旅港新加坡作家忠扬 萧 村
- 8 再见忠扬 许月英
- 11 忠扬的梦 吴启基
- 14 天涯海角同路人 许名扬
- 17 维纳斯的侍者
——新马文论家忠扬印象 陈 实
- 25 诉心曲，析道理
——忠扬文学讲座会侧写 碧 澄
- 30 忠扬礼赞 廖传琛
- 31 忠扬——资深的华文作家 舛谷锐 朱 建
- 34 “五六十年代是新马文学最光辉灿烂年代”
——访谈忠扬说文事 王锦发
- 38 茉莉香和香江情的交融（节录） 施修蓉
- 40 走近忠扬 陈 新



目 录

• 第二辑 正谊明道 •

- 48 文艺评论工作者的新尝试
——介绍忠扬的《文苑纵笔》 原 旬
- 52 从香港文艺谈起 胡 天
- 56 条分缕析 由表及里
——读忠扬的香港文学评论 古远清
- 63 读忠扬著《文苑纵笔》想到的…… 金 晴
- 68 忠扬著《文苑纵笔》读后 桑 妮
- 70 读忠扬著《文苑纵笔》
——对港星马文艺现况分析 西 波
- 72 文艺气息浓重的文艺评论
——忠扬著《文苑纵笔》 周毅之
- 73 略谈忠扬的《文苑纵笔》 凡 之
- 75 文艺的命运
——一本扎扎实实的文艺评论集《文苑纵笔》 水 湄
- 77 忠扬著《文苑纵笔》出版
——洋紫荆文丛第一种 金 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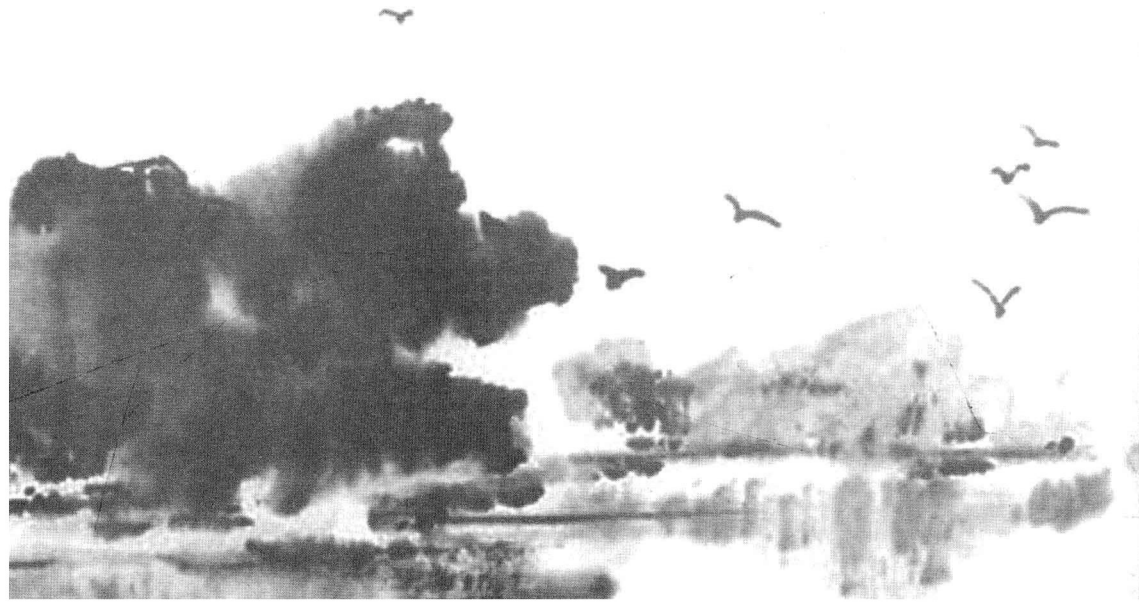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- 79 意纳风情 笔写春秋
——忠扬创作纵横谈 梁凤莲
- 87 论忠扬的文艺批评 蔡师仁
- 102 科学的态度和深沉的爱心
——读忠扬的《新马文学论评》 周文彬
- 112 多元文化视阈中的新马华文文学
——以忠扬在《新马文学论评》中的观点为例 祝卓理
- 121 不算是书评
——由《新马文学论评》说起 朱 蕙
- 126 忠扬著《新马文学论评》 尔 颂
- 128 一本充满探索诚意的评论集
——《新马文学论评》 金 特
- 130 从两本书看两代风格
——《新马文学论评》 周维介
- 132 忠扬与《新马文学论评》 陈 列、金 苓
- 140 洋洋洒洒，言及八方
——《点染书情》读后 陈葆珍



目 录

- 145 笔墨飞扬写真情
——评忠扬的《点染书情》 张淑云
- 148 忠扬《点染书情》读后 黄统才
- 149 广阔的文学视野与多样化的审美追求
——《忠扬文学杂论集》的特色与风格 张淑云
- 156 为中华文化鼓与呼
——扫描新、马、港资深评论家忠扬 张穆舒
- 161 继承并发展中华文化
——从《忠扬文学杂论集》所想到的 陈葆珍
- 168 精辟的论述
——致忠扬 陈葆珍
- 169 衣带渐宽终不悔
——小记忠扬 周树宁
- 175 贺《忠扬文学杂论集》出版（二首） 陈葆珍
- 176 感谢忠扬先生赠书 思 佳



第一輯 迁客天涯



海内存知己

——记旅港新加坡作家忠扬

（沈阳） 萧 村

童稚时背诵王勃的《杜少府之任蜀州》，虽然抑扬顿挫、琅琅上口，但能心领神会还是始于飘泊南洋的困厄岁月。随着光阴荏苒双鬓渐白了，这首五言律诗中脍炙人口的名句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此邻”，竟常萦纤脑际心间，引出怀恋知交挚友的衷情，恰似清风吹皱一湖春水，泛起层层涟漪。

远居香岛的忠扬君就是我常思念的“海内知己”之一。他是新加坡的华裔，生于斯、长于斯。老“巴刹”的早市、天福宫的夜景、红灯码头的黎明、加东海滩的月华，曾像多彩笔，在他童真的心灵上，涂抹五色斑斓；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、椰风蕉雨的诗情画意、马来印度的奇风异俗、闽广民间的南乐粤曲，有如艺术之神，在默默塑造他那出类拔萃的才华。

不是阴错阳差，而是他选择智慧的最佳点，爆发出一连串经久不灭的耀眼的火花。忠扬君没有在文学创作的“伊甸园”里流连忘返，却捷足先登于巍峨的艺术宝塔，手执风向标，为

千舟百舸导航，逐渐成长为评论界的翘楚。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，及冠之年的忠扬君，生命闪烁着青春光辉，敏捷的才思滔滔奔流，以他缜密的思维和犀利的笔触，一篇篇“评古论今、指点江山”的华章脱颖而出，有如惊蛰之雷，震撼着马来亚大地。志同道合的仁人勇士，浪遏飞舟，中流砥柱，使当年万马齐喑的新、马文坛为之焕然一新，迎来了万物复苏的明媚春光。

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。1962年3月，新加坡草原文化社出版了文艺评论集《文学与人民》，这是年未及24岁的忠扬君的智慧与心血的结晶。芸芸众生是鉴别精神产品优劣的最高权威，青年评论家这一力作问世后未及弥月，洛阳纸贵即告售罄，显而易见，他拥有熙熙攘攘的读者和指不胜屈的知音。

不独善其身、不屑于突出个人作用是忠扬君可贵品格的一个显著特点。正因如此，他才华的能量曾经以相当大的“百分比”释放在集会结社上。1961年应南洋大学中文学会的盛情邀请，慨然参与《马华文艺座谈会》的筹划工作，在笼罩着学术霞光的讲坛上，侃侃而谈《马华文艺的思想性》。这是一篇独树一帜的精辟透彻的文论，在马华文学评论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
历来文人有“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”的痼疾顽症；他却反其道而行之。居住新、马期间，他接手主持文艺周刊《星岛报》期间，编务为之焕然一新，面对社会幻变风云的洗礼，顺应时代节奏，沿着历史演进的步伐前进而一纸风行，成为当时青壮年一代人手一份的必读报刊。继而，他又为草原文化社、长空文化社主编两套文学丛书，包括多种体裁，达八九种之多。曲背俯首于案头，夙夜匪懈为他人的文章反复吟哦、字斟句酌，置溽暑高温汗流浹背于不顾，没有一点真正的奉献精神，恐怕是难以贯彻始终而大功告成的。这种特殊“嗜好”似乎已汇成

他的血液、注为他的骨髓了。

迁居“十里洋场”的香港之后，以其出众的才气、运筹帷幄的能力和饱经世变的阅历、完全可像凤凰择梧桐而栖息。然而，忠扬君仍操旧业，供职于固守韬奋遗风的出版机构，与典籍、书稿、管笔、墨香为伍，“苦中作乐”自有他极其绚烂温馨的“蓬莱仙境”。这是沉醉在灯红酒绿中的凡夫俗子无法领悟的。

我与忠扬的结交始于八十年代，而且迄今只在照片上晤面；然而，不知不觉间已成为知己了。频繁的书函筑起沟通信息的桥梁固然要紧，但是心声在同一频率上共振是最根本的，古人说，“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”嘛！

生长在南洋羣岛的华裔青年，也许是他们的基因就带有赤道骄阳充足的光和热吧！不论是“峇峇”还是“娘惹”，大多数是热情洋溢的。从忠扬君丰腴的富有感情的脸庞上，从那双浓黑的英气喷薄欲出的剑眉间，就衬托出一种热心肠人的立体形象，事实也是这样的。要不，为什么在十分繁忙的编务重荷下，还挤时间约归侨作家收集、整理稿件，联系新加坡出版商，出版自选文集呢？这种举动仅是“热情”所促发的吗？当然有那比水晶更明澈剔透的冀望、无私与无畏的追求！

我对忠扬君的气质才华、是非爱憎和价值观念等等，有个比较直接、完整的了解，还是始于去秋。那时候，我在珠海市参加《现代港澳经济与特区经济研讨会》，接到他赠送的大作《鸿爪集》（新加坡文学书屋出版）和《文苑纵笔》（香港华南图书文化中心出版）。同房的学友看香港电视片或欣赏拱北夜景去了，我就挑灯拜读忠扬君的著述。在业余文学生涯中，以写散文、小说为主的我，向来不爱涉猎杂文，对深奥的文学理论更是敬而远之。老实说，我是抱着“却之不恭”的态度掀开印刷精美

的书页的。读着读着，字里行间逸出强大的引力，牢牢地附着那对尚未昏花的眼眸、那颗依然敏感的心灵，我再也撩不下了，盼望外出的学友最好不归宿，让我一口气读完，那才其乐无穷哩！

我喜欢《文苑纵笔》，但更爱《鸿爪集》。后者的封面设计真是别出心裁、独具一格，你看银灰的底色上，出现三只鸿爪的印迹，活脱脱的，像那善解人意的飞禽刚刚扑翅腾空而去。书皮给人强烈的美感，并引人于遐思中飘忽。著名文学史家方修先生的“序”言简意赅、剖析入木三分，援引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”以切书名，令我如细嚼青橄榄清香满口呢！不过，这是绿叶扶持红花。上述的赞叹绝无喧宾夺主之意，而是由表及里也。

这本对人间千姿百态发议论、抒观感的杂文珍品汇编，使我得以从字、词、段、节、章的一环扣一环的有机联系中，捕捉到作者爱人类，爱真理的赤诚之心。他对红尘喧嚣甚至是钱臭熏鼻、纸醉金迷的大都会，采取一种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对策。然非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清高超逸，也不是“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”的愤世疾俗。他是披坚执锐驰骋沙场的战士，以长矛、投枪、利箭或匕首，向形形色色的时弊冲刺。他鞭笞“床上的颠鸾倒凤”和“有情饮水饱，有性餐风足”的肉欲色情观；讨伐抓住“在商言商”这根救命稻草而“不顾社会效果”的海淫海盗海凶杀的制片商人。他严厉谴责“狡诈而圆滑的毒梟们”设下陷阱骗青年男女遭受灭顶之灾：大声疾呼营救离家出走的儿童必须根治“生活贫困，教育水平低”的社会病。他辛辣地讥讽“名”不过是“以满足一己之虚荣”，其价值还不如“可以为人们提供肉的美食”之壮猪；深刻地揭示“利可买名，名可赢利”的辩证关系，直言不讳地捅到“绝

顶聪明者”之流的最疼处。……总之，忠扬君的春秋铁笔，以锐不可挡之势，纵横捭阖，将都会里各个杳杳的尘埃垃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

当然，时代的污泥浊水，要由暴风雨来洗涤，靠众多的清道夫去冲刷。但忠扬君的无所顾忌的拼搏，已经尽了一位灵魂工程师的天职了，如再对他评头品足，那就是苛求了，强人所难了。

我非常喜爱忠扬君的杂文：它具有鲜明的思想性，给人明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武器和讴歌光明追求未来的勇气；他的文风是大胆泼辣、坦率豪放的，而笔力又那样功底深厚、明快简练，千把字的短稿，往往写得有理有据、气势磅礴、笔酣墨畅、痛快淋漓，读之令人心血如潮涌，不禁拍案而起。

我想，忠扬君所处的时、空间与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旧中国截然不同了，但他仍在执着地追求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；在创作实践中，力图继承与发扬鲁迅杂文的优秀传统。因为我们的时代还有疵点阴影，人类生息繁衍的星球还潜伏着魑魅魍魉。

杂文这种文学样式还有其生根发芽、春华秋实的土壤和气候，忠扬君还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。

刊于香港《华人》月刊1986年5月号

【注】

萧村原为新马作家。上世纪50年代被英殖民地政府逮捕并驱逐出境，返回中国。

再见忠扬

（新加坡）许月英

在拿笔杆的圈子里，一提到去香港，莫不推荐找忠扬。原因是忠扬虽人在香江，却时时关注新马华文文艺的进展和动向，并不时将本地出版的文艺书籍介绍到香港甚至中国，成为香港与新马文艺界的接触点、交流站。

忠扬原名陈鸿举，在香港三联书局任编辑。前三次见到他都是在香港岛繁忙热闹的中环区，这一次第四度见面却是在蕉风椰雨的新加坡。

然而，迎接他的已经不是一片蕉椰林立的土地，而是一幢幢崭新的高楼和整齐笔直的高速公路。23年的变迁，从青年到中年，以久经沧桑后的那份睿智来看这块自己成长的土地。怀里装着照相机带着怀旧的心情，他东走走。西看看，把已变的未变的全都摄入底片里，当然也映入脑海中，好日后回香港把这一点一滴写出来，让香港朋友认识新加坡骄人的一面。当然，他也不忘了和老朋友见见面，借这个机会我便把忠扬介绍给本地年轻一辈的写作朋友认识。

忠扬是五、六十年代新马文坛活跃的作家之一，早期著有

合集《文化问题及其它》及个人文艺评论专集《文学与人民》；后来曾停笔一个时期，近年再度执笔，除写文艺评论外，还写杂文、散文、随笔和中篇小说。1982年在香港出版了《文苑纵笔》，1984年出版杂文集《鸿爪集》，目前在筹备出版小说集。

忠扬说，旅居香港的这些年里，他感觉到香港人对新加坡的认识是相当片面的：他们只看到新加坡商业繁荣发达的一面，对于文化水准则不清楚，甚至认为我们在这方面交白卷。因此，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有义务去纠正这些人对新加坡的错误印象：新加坡也有不少具有文化修养与写作艺术高超的人才。于是，通过他的文字、编辑出版及协助推销，把新加坡的华文文艺引介到香港。

由香港人看新加坡的例子说明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声望，除要有经济发展之外，也应当有深厚的文化来衬托和支持，使到国家形象更为壮大、更具有影响力，日本就是一个例子。

他认为文化发展也可从走向高层次和普通层次两方面进行，以文学来说，可以有名家经典之作，但也可以让通俗文艺生存。从一国家的文化水准再缩小范围来看作家形象和作品水准，忠扬认为我国的写作人不能老是沉湎于六、七十年代的成绩。过去的成绩已经被肯定，我们必须不断推出新的作品，新的作者群出来。因此，他语重心长的吁请本地有一定能力、水准或过去有成就的写作者再接再厉，不断写出好作品。年长与壮年一辈的作家则应当负起促导的任务，既要不断自我突破、又要拿出好作品给年轻人作榜样，同时也能容纳年轻人的作品。而报章文艺副刊和文艺杂志的编辑，有义务去发掘新人，培养虽不成熟但有潜质的写作者

忠扬说，过去新马文坛是较为封闭的，文艺作品很少在国

外发表、宣传和交流，这使到外人一直认为我们只是个商业社会。但是，在今天旅游的普遍以及学者或团体到中国及其它国家旅游，也开始有了接触，因而正被人家渐渐认识、了解我们的时候。我们应该把握时机，打开门户、建立形象，把本地的文艺作品推介出去，配合经济发展的成就，让别人对我国有一个新认识。

谈到这次回来新加坡，知道有些会馆及商业机构出钱主办文化活动、赞助出版，他觉得很欢欣和值得鼓舞。以文艺作品的水准来说，在二、三个星期的接触中，他觉得好坏参差不齐。但他回忆起中国作家秦牧担任本报主办“金狮奖”评判后谈过的话：“金狮奖的得奖作品水准，都能够达到中国一般作家的水准。”因此忠扬认为只要有人努力写，社会及政府给予支持，大家共同推动，文艺必能蓬勃起来。

刊于 1986.8.24 日《联合晚报·晚风版》

【注】

作者其时为新加坡《联合晚报》总编室秘书。

